

將將紀卷之十三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門人徐即登獻和

程 錢拱宸恭卿

富春 馬邦良君遂

梓

御將得法可

燕王慕容垂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
潛有二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



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忘憚其功能吾方收攬家係以

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籍彼有

再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

賢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

後患垂曰駘則速取焉能為患禮遇彌重斌

丁突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

居上輔但志高未足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

謀殺長樂公主垂曰使丁零決得潰水事遂

殺斌及其弟檀餘皆赦之慕容垂不但有英霸之才亦兼有通義之學

此大宰恪所以謂之文武無齊也危疑擾攘

中所注錯率停審不垂節翟斌駘傲已見不堪悻逆情形露矣此太子實所以請除之而

垂乃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吾方收贖其亭不可示人以狹籍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必待其既敗而後顯法戮之日誅止數人餘無問焉由前之寬既然而有收攬之度

由後之斷又能以智防之不以貽社稷之憂
不但非濫殺者之比即以視符堅之處垂長
亦甯壤懸隔矣

涼王張重華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漢軍曹權胡
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
伏都復攻下金城太守張冲涼州震動重華悉
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瑩
廣武久不戰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兵之勝敗

在將今舉將多宿舊夫韓信之舉後無德于明

主惟才所堪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付大事重

華召艾問方略艾請得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

華乃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

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牙中艾曰必博得梟者

勝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二年趙涼州刺史麻秋復攻枹罕雲梯地突自

道皆進城中竭力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

復遣劉暉等帥步騎二萬會之中書監石季野

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
 帥戶二萬降於趙重華乃以謝艾為使持節軍
 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
 幅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
 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
 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揮
 處分趙人以為有伏不敢進艾无遣別將張瑄
 自胡道引兵截趙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
 之斬其將杜勳及魚獲首虜一萬二千級秋
 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勒復帥眾十萬進軍
 河南劉寧王擢畧地晉興廣武武河至平曲橋
 重華將牛旋畏之退守抱罕然成太震秋軍長
 驅濟河遂城長畝謝艾軍于神馬王擢與艾前
 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
 秋遁歸金城虎關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
 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彼有人為未可圖也尋
 州遂安

區區之涼何意乃有謝艾矧幅員之廣存過

姑臧者乎必勢重乃肯虛已求其國危誰肯
委心任白起拔於左更韓信釋於連敖彼其
初亦落落石廂何如雄乃竟扼於最爾國則
置將得人之明效也

宋高祖劉裕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
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
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共
塔振威將軍徐達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沙
于為前鋒出江夏口魯軌逆戰於破冢虔之先
之淵子等皆敗死裕聞之怒甚帥師將濟江晉
帆司馬文思以休之兵四萬濟岸置陳軍士息
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請不聽怒愈甚王
薄謝朓前抱持裕裕抽劍指物曰我斬卿曰
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軍在
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將來
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少頃
牙斷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直

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
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

戰以氣為主氣盛則克怯則敗故有必用守
者如韓信之破趙周瑜之敗曹操於赤壁是
也有必用勇者如趙奢之解閉與田單之下
莒人是也魯執以盛衆逼岸而裕方賊舟此
萬無有可登之理矣而裕竟登而克之其
以氣勝之其大率先守雖貴謀臨事必貴奇
見敵而不能為難智亦無所收其功矣

八年冬太尉裕謀伐蜀元帥而難其人以
陽太守朱齡石缺史職有武幹達衆議而用之
以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憂河間太守劉
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
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在齡石右亦謀為裕由
齡石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賊謂我今
改轍當由外水而料我必出不意由內水必以
重兵守洛備內道若向黃虎是止阻其計中也
今宜以大兵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

分其勢函封付齡石署其上曰至白帝乃開乞
俯之請行裕不許以脩之至彼必逆愈多殺且
令土人與毛氏嫌者激而堅守九年夏齡石等
至白帝發書遣衆軍從外水取成都咸意從中
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軍
皆倍道而進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屯洛備
內水齡石至平模縱遣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
射譙詵帥衆萬餘夾岸築城以拒齡石謂劉
曰時方盛執而賊嚴兵固險攻未必拔後且秦
紀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巴揚舉
內水道福必不敢捨涪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
侯輝之徒駭而喪膽矣阻兵守險者是其其長
非能強也因其沟懼而攻之勢必克既克平
鼓行而進成都不復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
人虛實必來并力於我我求戰不獲懸軍深入
將為虜矣諸將欲先攻南城齡石曰北城地險
而兵多南破北未肯下不若盡銳北城北拔南
自潰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

侯暉譙誘引兵迴趣南城南城潰齡石不船步
 進軍織城真擊譙撫之斬之於是諸營並望風
 潰退戎卒織棄成都走尚書令馬軌封府庫待
 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提督皆置
 不問士民安堵

劉裕益豪勇之資其所察舉乃亦及於雍容
 之輩違眾議而用齡石不頃及而舉全蜀為
 亦殊奇事至於料敵之必備浩而乘其虛掉
 毛略之之行而思以多殺致數百為助當機
 宜無忝之行而思以多殺致數百為助當機

符氏敗王猛之孫鎮惡宋再鎮惡有果
 米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於太子裕與

之因留宿帳中且謂參佐曰吾聞將軍自有
 志信然以為中軍參軍俄遣將軍及軍
 奉部分諸將遣鎮惡自淮陽向許洛劉穆之
 無惡曰公今委卿以西徂之卿其勉之
 曰所不克長安者無能復也人本亮所
 抵潼關為秦兵所

舟師自河入渭趨長安祿山之鎮惡以蒙衝
 艦載兵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以為神至渭
 今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乘隙發渭水迅急
 皆隨湍候忽不知所在時祿山將尚數萬人
 惡激眾曰吾為竝家在江尚無為長安北門去
 家鄉萬里舟楫衣糧皆已流漂戰勝則功名俱
 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
 先士卒眾騰踊大破姚不於渭橋眾不戰而
 走馬遂入自平
 百騎鞞石橋癸亥將妻子歸
 以屬史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
 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大將裕至長安鎮
 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謝
 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嘆曰
 卿欲學馮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
 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置不問

土地歸國家財賄給將士此千古用兵成案
 戎表者吾見亦多矣劉裕却逆此懼是敵未

克則財為在野之鬼亂既定則庫為有主之
枯鎮惡功高可容恣肆此祿所以雖勞之而
卒不能容之也與

宋明帝

晉安王之亂殿中御史吳喜以上書事世祖稍
遣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賊
上假喜進武將軍簡料林勇士五百配之議者
以喜刀筆主者不堪為將中書舍人巢尚之獨
曰喜昔隨沈慶之性既勇決又習行陳任之又
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
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懷之百姓聞
河東未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稱
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拔崇之領縣事喜至
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
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
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斷橋保郡喜築壘與相持
度未有衆七千於長塘湖口夾岬築城與延熙
應接諸軍又相顧望不決外監朱幼容司徒參

軍督護任農夫駭果有膽力！即以四百人配
 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城猶未
 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走義興
 農夫救其船仗進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
 以郡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
 我與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吳喜奮於力任農夫拔自戎行而宋王皆

不次用之以收權陷靡清之績謂將果有種

予非時則不以北武則無假此知人所
 以威懼難哉

北魏帝大武

魏滎陽太守王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歸附

萬餘戶宋主忌之縱反間於魏云慧龍以功

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降也

吠曰此宋人聞我君臣也朕不受此賜慧龍

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

風塵之言不足介意

將無威望則敵不畏有威望則誇步生畏

敵人聞之其主亦忌之矣此義隆之覆轍所以自壞爾萬里長城也乃復以開之能非大武其不為道濟之齋憾也幾希矣

魏城陽王鸞等攻楮陽諸將不相統屬周宇文餘日有謀欲按甲不戰疲之者李佐弼等仗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領兵士救

之諸將復以衆寡不敵欲退佐弼等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南陽太守

伯玉等又敗薛貞度於沙場時北魏主責之曰卿等沮威靈罪當大辟朕

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爵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弼皆削爵為侯

佐仍徙瀛州以薛貞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關豫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是明功退足彰罪矣

魏大武亦美傑之主所激賞皆有操縱鼓舞之用其所以處城陽王鸞等者自謂之進足明功退足彰罪誠然誠然但史稱其時諸將

丁年印
卷二十一

右公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多
特降吾計中耳既不測我虛實是使之畏懼是
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魏拜永安遠將軍沙
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
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傳修期耳
人臣之所仰者君蒙知則會受抑則顯其
常理此鹽車輓犍所以觀伯樂而長息也脩
期信良士文武兼資矣然非大武知而獎之

亦何由展效

魏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粟斯曰必先與秦洛
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
人廢白亞粟斯更立劉虎為率善王表以胡人
內自攜二勢必敗散遂不吉秦將而擊之大為
虎所敗士卒死傷甚衆嗣謀於群臣曰胡叛踰
年討之不克其衆繁多為患日深今歲秋不可
復發兵妨民農務將若之何白馬侯莊雲曰胡
衆雖多無健將御之終不能成大患表等諸軍
不為不足但法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得

人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秦軍無不克
 夫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為胡魏所畏服
 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為中領軍督表
 等討虎九月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
 馬順等皆死

誰云臨敵不可易將漢高之於韓信也蓋屢
 奪其軍欲斬樊噲也召陳平榻前使持節載
 周勃即軍中易置之則尤為千古易將之法

也蓋風水傳焉將已到於軍中矣其可意

外為慮之有古人度其將不足見功而不為

者有之矣若秦穆公於孟明視武之於武師

行軍是也然雖鄧禹子儀等亦以功其尤

弼代也而况其下者乎公孫表之討白狼

斯也既挫敗不敢進矣而魏主乃能用崔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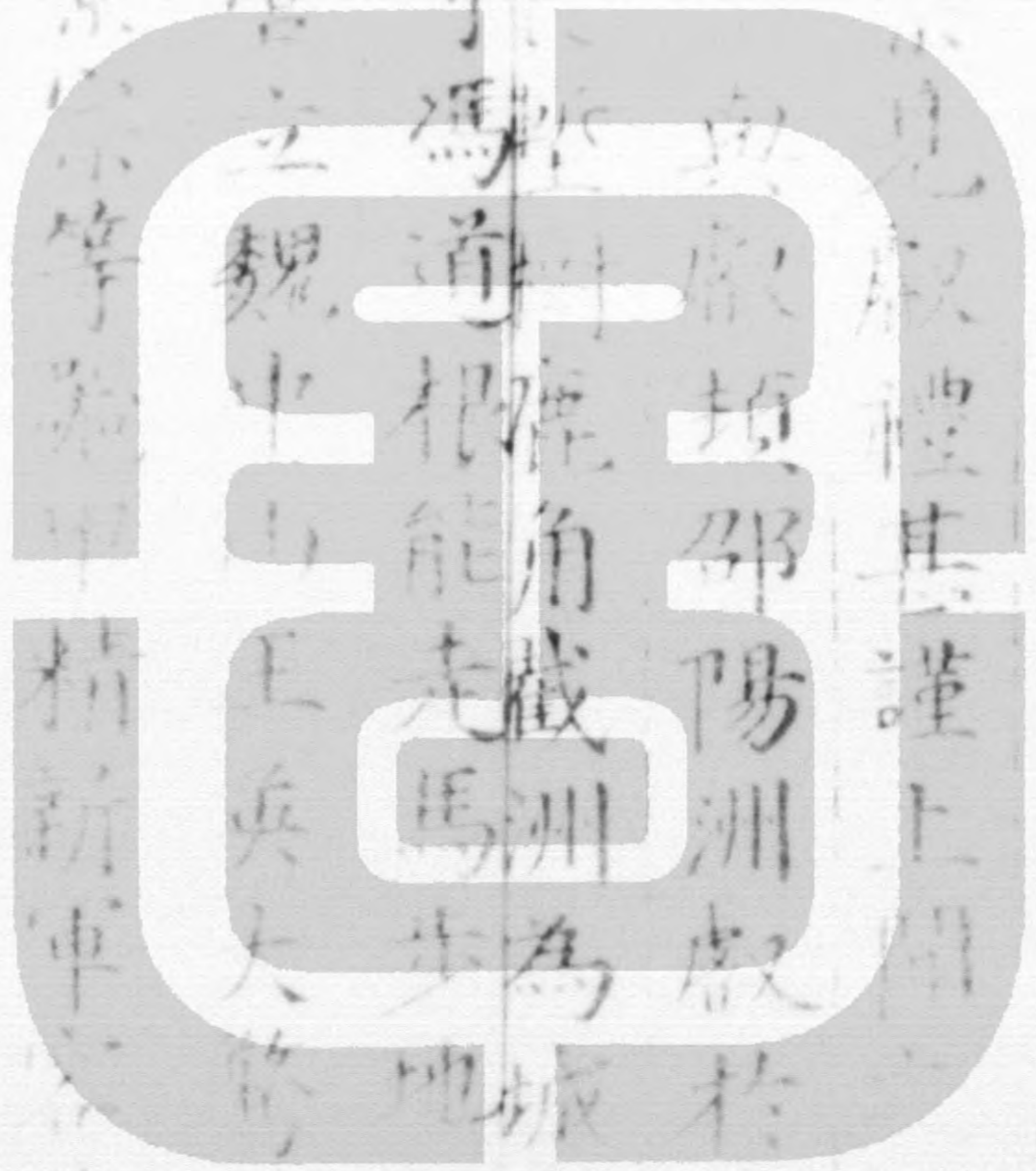
之謀不守臨敵之忌而以叔孫建就易之乃

遂以成功焉可謂得馭將之道矣

梁武帝

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數十萬

攻鍾離上今豫州刺史辛劼討其賊之伴交曹
 景宗節度劼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
 潤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劼緩行
 若劼曰鍾離擊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行
 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陷吾腹中將曹勿憂句
 日至鄧陽上豫勅曹景宗曰幸勿失之卿望宜
 必濟矣景宗見劼禮其謹上聞之曰將和師
 必濟矣景宗與劼頓鄧陽洲劼於景宗前有一
 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
 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兵大驚以快擊地曰
 是何神也景宗等為甲精新軍容甚威魏人望
 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天逢等潛
 行水底齋勅入城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勅
 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劼結
 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劼以強弩射之十時俱
 發洞甲穿中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左臂退走明
 且與自帥眾來戰劼乘素衣與執白角如意以



歷軍一日數合英乃退上命景宗等募棹高艦
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叔泰攻一橋
叔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二月淮水暴漲六七尺
叔使馮道振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
到等乘間艦發擊魏洲上軍盡破列以小船
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
冥敢死之士以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
柵俱盡諸柵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爭擊勳
天地無不皆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
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上崩悉棄其苑
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叔遣報昌
表之義之悲喜不暇答但叫曰史生更生諸軍
遂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
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
驢騾不可勝計詔增景宗叔爵邑義之等受賞
各有差

鍾離欽捷蓋武帝所以馭將者有不用者叔
而得受景宗節度則號令專屬景宗而諭之

曰獻卿鄉望宜善敬之則將情協師克在初
此其致勝之本矣鍾離天險邢密策之在初
已復知難而英竟抗不奉詔卒以喪師辱國
俾二十萬衆一朝舉為煨燼謂魏主得無咎
乎

梁馮道根每征伐不言功其部曲或怨誹之道
根喻曰明主自能監之得失多少何與吾事武
帝嘗指以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
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爭功者介冑之常不伐者君子所美然將雖
不伐而其君不能錄其功不能知其美亦何
以消豪健之風而為廉抑者勸乎馮道根誠
無忝大樹矣而梁武乃能知而錄之又為之
頌言於朝於馭將之道幾似之矣

北魏帝

大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
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勅兵泊於城上水增未
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三板將佐勸崇

宋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
 陽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危解揚州之
 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
 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
 城俱沒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汎舟南走避
 水高原謂崇已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
 鄭祖起等送任子于梁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
 絢叛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筆將水軍討之絢戰
 敗神筆板其營絢走為村民所執還至計升湖
 曰吾何面見李公乎因投水死鄭祖起等皆以
 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王不許崇沈深
 寬厚有方畧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率壯士
 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梁主屢
 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魏主素知其忠
 為委信不疑

封疆之臣則死封疆義也况南北分割之時
 乎守臣一步動搖萬姓瞻仰矣李崇乃能堅

倚危城誓同淪沒以固國藩繫民望忠矣而
魏主能察知之間沮多方竟莫入馬背可尚
矣

陳宣帝

五年帝謀伐齊公卿議各異同唯鎮前將軍吳
明徹決策請行帝曰朕意已決卿等可共舉帥
衆議舉中權將軍淳于量左僕射徐陵獨曰吳
明徹家在淮左悉彼土風兼將畧人才當先無
過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議陵應聲曰
惟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上然之壬午以
明徹都督征討諸軍忌監軍事絃衆十萬伐齊
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氈出歷陽秦州前江浦
通涂水齊人以大木柵水中明徹遣豫章內史
程文季將驍勇攻拔之齊別遣軍救歷陽黃法
氈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
恭救秦州趙彥深私問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
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憲江計門
情事今當何術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

一何明微曰兵貴神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
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探甲冑四面疾攻
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唐河及扶風王可
朱泚李裕尚書左丞李駒餘皆是康景和北逃
盡收其駝馬輜重詔以壽陽為一節山微為刺史遣
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一
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於壇拜成禮而退將
卒榮之上置酒衆杯屬徐陵曰賞御知人陵避
席曰定策取非臣力也

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三
軍之衆張設輕重在於一人固夫事者不先
擇將可乎東魏之兵素悍勇而輕吳一明微
上之副以裴忌風馳雷擊兵不留行矣於此
時齊豈無多力士則所以將之者非其人故
也源文宗所云尉破胡人品王所知也敗結
之事匪朝伊夕矣至所云朝廷精兵必不肯
多與諸將數千而下適足以為吳餌則尤為
世主之欲圖功而忘將不肯多兵者之水成

也

北魏胡太后

秋九月梁左遊擊將軍趙和悅襲魏西碛石據之以逼壽陽將軍田道龍等敗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於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碛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報十五年春正月崔亮攻碛石未下約李崇與之水陸俱進崇屢違期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

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

軍如有垂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

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己巳又敗將軍

坦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碛石督李崇崔亮等

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乘互戰屢有功梁王使

衛將軍昌義之與直閣王神念泝淮救碛石

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亮

大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

對採竹為紐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

項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
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也梁城不得進
李十部分水陸攻破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
降斬之盡俘其衆

兵無統御雖良將不能成功李崇嘗不忠於
所事者乎則以軍無節制所以屢致平左也
胡后非端婦乃能達此李十一公權寄市而
號令務莫敢或踰越矣此會伐之舉制帥之
所以必不容已也然必相事安置之已事
除之且非其人不可授而後可師貞丈人
古弟子與尺貞為其是之謂

齊神武高歡

師山之戰秦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
為右翼衝魏軍之北衆所向奔亡遂馳入魏
人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
拔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
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進郡王亮
車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東勝擊

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歡使彭樂追秦秦塞謂
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
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一囊
以歸言於歡曰黑頰漏刃破膽矣歡雖言其勝
而怒其失秦令伏諸地親捧其頭連頃之并數
以沙苑之敗舉刃欲下者三禁督又樂曰乞
五千騎復為土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乞復
取拜命取絹千匹樂背因以賜之
草昧之秋心藉者多力之摧鋒而為患將
帥之養寇丁公是誅於漢彭樂宥死於歡
時不同也使須臾失天下者未必丁公而使
歡秦用立魏分東西則實彭樂之心為之
也不然宇文泰授首矣於其時尚叔曹窋奉
竈亡矣摧鋒者僅一彭樂耳此歡之所以雖
深恨之而竟不能殺之也宇文泰云云雖志
計豈無當乎

齊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勅勒部人光祿大夫
大將軍之子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

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神武戒文襄曰有讒此
人者勿信之文宣嘗與金宴射親持稍走馬以
擬金胸者三金堅立不動乃賜絹千疋因過其
宅置酒作樂而罷

書稱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上
家故人主之善將將者不但當知其勇而又
貴能識其心故干城可托而讒間無由入也
不然勇於推鋒則忌專於制閫則疑上疑下
忌而忠赤之士將危勉於非命無所收其效
矣齊神武之於斛律金也既知而任之矣
又以戒其子惟恐夫讒間之行而國不
其用也可謂得將將之道矣文宣取征慕容
稍擬之而卒不敢傳刃焉豈非亦有誠而然
哉

東魏司徒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步馬非其所
長而多謀弄高放曹寶泰彭樂皆勇冠一時景
輕之曰此為如豕突勢何所至嘗言於丞相歡
願得兵二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清河老

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
任若已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
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
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召景
先是景與歡約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賜書肯
請加微點以別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
聞歡疾篤遂用其行臺王偉計擁兵自固歡謂
澄曰我雖病汝尚似更有餘慮得非憂侯景叛
乎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

揚跋扈之心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
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斛律金造性適直
不負汝可朱渾近元劉豐生遠未投我必無異
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
韓軌少慙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
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留以遺
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中唯
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大清九年春東魏
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遂

據河南叛歸于魏已復叛魏輸款于梁梁主使
 蕭淵明督兵進圍彭城與景相掎角東魏大將
 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為副陳
 元康曰樂緩於機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
 也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乙酉以紹宗為
 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敢
 猪腸兒何能為聞高岳曰兵精人凡及聞紹宗
 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送紹宗未若
 然高王定未死邪紹宗帥衆十萬據空苑見年
 佩勸貞陽侯淵明身其遠來擊之不從且曰
 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城上四年
 宗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等天下
 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且
 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伯超擁衆數
 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不如今軍歸
 免罪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口定計
 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
 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漢兒使前出

擊其後秦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米勝深
 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還旆持之梁兵大敗
 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
 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紹宗引擊景軍重數千
 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陽紹宗士卒
 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使謂之曰公
 等為欲送客邪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彼以公
 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過乃出紹宗
 曰侯景多說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
 命戰士身披短甲執短刀上魏陳頭低視所
 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乘勝追之同到
 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紹宗豐
 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持頭左之紹宗曰
 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石華武紀之
 先等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一人軍
 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來助
 而來我懼死而去汝豈自解不度水而東容紹
 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世則光馬河

...

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相持頗既
 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允我
 也紹宗與景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
 紹宗二年春正月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景景
 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衆信之紹
 宗遂呼曰汝輩家屬豈完若歸官勅如舊被髮
 向北斗為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所舉頭等各
 帥所部降於紹宗衆大潰爭赴泗水水為之不
 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破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

軍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疑其詐遂殺之
 高澄怒破城殺諸將而高澄
 遣使謂紹宗曰高澄已死
 紹宗曰高澄已死

高澄之論秦虎劉累
 所以駕馭之者有
 高澄之論秦虎劉累

高澄之論秦虎劉累
 所以駕馭之者有
 高澄之論秦虎劉累

高澄之論秦虎劉累
 所以駕馭之者有
 高澄之論秦虎劉累